

杨小左
著

近未来

Jin wei lai



【“爱追求到最后只剩零碎，
我们也只能选择跟幸福擦肩……”】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爱情，如何长久地守护？ 梦想，如何完美地实现？ 未来，如何迅速地抵达？

去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回不去的记忆都叫回忆
2011 年最被期待的爱情小说

为爱跨越千里 执著爱出个未来

腾讯读书
BOOK.QQ.COM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腾讯读书、新浪读书、搜狐读书网站联袂推荐

近未来

Jin wei lai

杨小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未来 / 杨小左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58-6511-3

I. ①近…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141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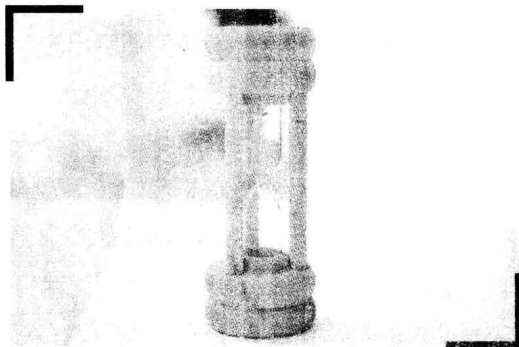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龚军辉 出版人: 胡 坚
总 策 划: 李重九 执行总策划: 熊 忠
策 划 人: 魏 斌 策划统筹: 汤文培 阳晓婷
选题策划: 曾 锐 涂德毅 余 言
视觉设计: 廖 畅
封面摄影: 泡面熊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In vi lai



序

我愿意为了梦想义无反顾

以前的我是快乐的、单纯的，单纯地以为人会活很久很久。可是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的我，只想被腐朽的风吹得僵硬。就这样，在阴霾的风中融化、蒸发。

我，一九九零年出生，今年二十一岁。和你们一样，我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怀疑。每天睁开眼，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不知道自己明天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昨天做过什么。小学、中学、大学；上班、退休、老去，直到死。从一出生就被决定的轨迹，从一开始就被决定的人生。为什么？这是我们注定无法逃避的宿命。真的没有选择吗？真的没有吗？我这样重复地问自己。有一天，当我正在上课，我发现，我累了，于是我退学了。我身边的人都以为我疯了。我不顾他们的讥讽与嘲笑，甚至家人都已经对我彻底绝望了。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开始走自己的路。

现在我在想很早很早之前的我是个什么样子。留着短发，有着青涩的笑容，看见陌生人的时候会很腼腆，不善言辞，不喜欢出门，对方向没有驾驭能力，穿干净的T恤以及马裤，偶尔会佩戴眼镜。在一个小工厂，或者便利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不踏实地工作。喜欢做梦，喜欢吃水果，喜欢用很大的玻璃杯喝纯净水。总之，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小男生。

再看现在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仍旧留着短发，没有了笑容，看见陌生人的时候会礼貌性地交谈，善于言辞但是吝啬使用，仍旧不喜欢出门，仍旧对方向没有驾驭能力，穿得体的衣服，不佩戴眼镜。面对电脑、空调，总是会一坐就是一整天。做更多的梦，吃很少的水果，抽大量的烟，喝惊人的咖啡，半夜会趴在桌子上拿着笔奋力写字。受人关注，但是仍旧觉得缺了点什么。

有很多人一路看着我成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男生演变成现在小有名气的文艺青年。个中辛酸只能自己体会，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阳光甚好的午后，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在每一个我感觉到寂寞孤单如影随形的时刻。

非常感谢你们，不管是支持抑或是反对我，我都感谢你们。我知道，你们或许会觉得我离你们越来越远了，那是我离梦想越来越近了。我知道，我得到了很多曾梦寐以求的东西，也失去了很多曾经敝帚自珍的东西。我知道，倘若我说我很忙，冷落你们了，疏远你们了。我能忙到什么地步？没时间吃饭、睡觉，没时间打电话、发短信。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都选择了沉默，在你们误解我的时候，在你们离我远去的时候，在我一个人为了梦想孤身奋战的时候。我只是想说，对不起。我用了太多时间来追逐梦想，并且将继续追逐下去，不管有多么艰难，有多少人阻挡。

我也将继续沉默下去，因为相信沉默是一种最伟大的人格，在你选择沉默的同时我也选择了被误解与不辩驳。我将让你们看到一直在进步的杨小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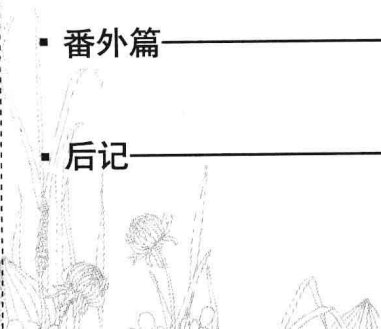
杨小左

近未来

目录

CONTENTS

- 林童篇 page 001
 - 从此相信一见钟情
 - 倘若自此相濡以沫
 - 梦想不再是一个梦想
 - 情话远不及生活动听
 - 回忆是人变老的标志
 - 青春就是如此这般反复折腾
 - 往复雕刻的那些黑暗生活
 - 流逝的风，流逝的年年岁岁
 - 瑞雪并非都能兆丰年
 - 时光就像魔法师
 - 祸根
- 萧景熙篇 page 089
 - 执著地信仰着爱情
 - 你是独特的唯一
 - 小时候
 - 一刻钟的甜蜜瞬间
 - 生活是最不靠谱的编剧
 - 没有你我真的寝食难安
 - 也许是依赖太过执著
 - 未来并未来
 - 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痛
 - 缘起缘灭
- 番外篇 page 162
- 后记 page 207





从此相信一见钟情

我记得我是在那个女乘务员骂骂咧咧的声音中下车的，因为睡得太死，以至于醒来时火车即将启动。

那个矮胖的女乘务员一边打开刚关上的车门，一边气呼呼地说：“幸亏郑州是个大站，停的时间较长，不然你肯定坐过了。以后注意点，你没那么好运气次次碰见我这么好说话的人。”

我一边不停道歉，一边提着手中的行李，几乎是在乘务员的推搡之下下了火车。

地下通道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头顶的日光灯发出微弱昏黄的光芒。我是个典型的路痴，从来都没有方向感的一个人。当我看着四通八达密密麻麻的通道时，简直束手无策。于是我拉着笨重的行李硬着头皮朝着左侧的通道前行。检票口已经空无一人，但是我很幸运地看到了通往外面的台阶。

对于郑州火车站，其实我并不陌生。多多少少也在这里坐过几次车，但我向来对方向以及道路没有归属感。何况在我看来，地下通道就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而且每条通道几乎都长得一模一样，很是让我头疼。

走出车站，我看了下手表，将近十二点。火车站依然人声鼎沸，我穿过广场时不停有人跑过来拉着我询问。不是问是否需要住宿，就是问是否要坐长途汽车。我一概不理，只是摆出不耐烦的表情继续前行。

我在火车站前面那条马路对面的一个大超市门口站定，放下行李箱，掏出手机给萧景熙打电话。很快耳边就响起张悬的《宝贝》，

刚唱了一句电话就被接起。

“你在哪儿？”对方显然有点激动，也许她认为我是一个坏人也未可知，毕竟是第一次见面。我一边听着她的询问，一边心里嘀咕。

“我在火车站对面这个超市门口，脚边放着一个行李箱，穿蓝色邦威的帽衫。”我还是很耐心地告知对方自己的具体位置以及一些显眼的东西，好让对方容易看见。

“好，你站在那儿不要动，我这就过去。”对方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将手机放回裤子口袋，开始环顾四周。出租车这个时候已经不在车站规定的地方排队接人了，而是在路边随叫随停，然后拉着行色匆匆的人扬长而去。

“林童。”马路对面一个身材高挑而又不失丰满的女生冲我招手，她穿着红色的帽衫、紧身牛仔裤，我特意看了下她穿着平底的运动休闲鞋，这是我在之前要求过的。因为我的身高和她差不多，她如果穿着高跟鞋的话就会显得比我高，这会让我觉得不爽。我知道她就是萧景熙了。

萧景熙身边还有一个女孩，个子稍矮也稍瘦，比我要矮半个头的样子。她们走到我身边的时候，萧景熙介绍：“这是小瞳。”她看了一眼那个叫小瞳的女孩，又转过头冲我笑嘻嘻地补充道：“是我最好、最骚的朋友。”

小瞳似乎一直在低头摆弄手机，这个时候她合上手机，在萧景熙肩膀上打了一下，佯装生气地笑着说：“我哪有你骚啊！”然后转过头看我，用右手捋了一下头发说：“你就是那个林童啊。你把我们家萧景熙的魂儿都勾跑了，不过，你确实蛮帅的。”说完用左手捂住嘴巴咯咯地笑了起来，“听说你还是一个作家哦，给我签个名吧。”

她们俩都化了妆，粘了假睫毛。事实上我不太喜欢化妆的女人，但是偶尔化个淡妆也无可厚非。我将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说道：“我不是什么作家，就一伪文艺青年，等哪天真成作家了一定给你签名。”说完我准备伸手去拉行李箱，萧景熙连忙伸手说：“我来吧。”我摇摇头，顺势拉住萧景熙伸出的那只柔嫩的小手：“走吧，我不知道道路。”

萧景熙并没有拒绝我拉着她的手，只是回头与小瞳相视一笑。

我们走了一段，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小瞳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厢，很绅士地为萧景熙打开车门，然后我们坐了进去。

萧景熙告诉司机一个地名。我对这个名字感到很陌生，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地名都不熟悉。小瞳开始跟司机天南海北地侃大山，话题更是毫无顾忌。我低头小声问萧景熙：“是不是你们平时都这么说话？”我说话的同时握了握萧景熙的手，萧景熙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嗤嗤地笑着说：“哪能啊？平时才不这样呢！平时她比这还骚。”这声音似乎有点大了，小瞳回过头使劲瞪了瞪萧景熙。我反而有些脸红了，于是不再说话，转过头佯装着窗外的夜景。

十二点的夜郑州跟上海相比起来寒酸了点，但仍不乏五彩斑斓的美丽夜景，闪烁的霓虹灯，高架桥上也不时有呼啸而过的跑车，能听到夜店里震耳欲聋的嘈杂音乐……

大概行驶了半个小时，车停下来。小瞳下了车后又掏出手机自顾自地边走边玩。我拿了行李箱，萧景熙付了车费，便走过来主动牵起我的手，带着我往一个小巷里走。

走到一半的时候萧景熙说：“小瞳，我给你开个房间吧。”小瞳仍旧玩着手机头也不抬漫不经心地说道：“不用，我去网吧通宵。”

你们回去休息吧。林童，你可不准欺负我家萧景熙啊……”

我忙不迭地答应：“不会的，不会的。”

小瞳收起手机，看了我们一眼：“好了，那我走了，你们回去吧。”

萧景熙往我身上靠了靠说：“好吧，那你自己小心点。”

我拉住行李箱，萧景熙拉着我，我们两人在昏暗的小巷里七拐八拐，大概又走了三五分钟，终于在一栋有七八层的半旧楼房前停了下来。

“到了？”我问。

“到了。”她松开我的手，从口袋里掏出门卡。门卡是类似学校饭卡一类的白色卡片，用一根一厘米宽、二十厘米长的蓝色带子穿着，上面同时挂了一把金黄色的钥匙。她刷开大门后，告诉我卡的正反面区别以及刷卡的具体位置跟技巧，然后又一次提出想要帮忙提行李箱。

我说：“挺重的，我自己来，你在前面带路就行了，几楼啊？”

“三楼。”

倘若自此相濡以沫

我进了房间后顺势把箱子搁在靠墙的地方，四下打量。其实根本无须打量，这种都市村庄出租的小房间几乎在所有城市都大同小异。

这个房间靠门的墙角放着一个鞋架，上面摆放了不少高跟鞋。鞋架旁边放了一个大衣橱，衣橱对面是一张很大的床，床铺得很厚

实，我坐上去的时候感觉很软和。厨房和卫生间相隔，墙边放了一张桌子，桌面上铺着报纸，有一瓶不知名的植物，已经快要死了的样子，还放着一些杂七杂八的化妆品之类的东西。

我打量房间的时候，萧景熙已经把我放在行李箱里的衣服拿出来分类叠好放进衣橱，一边放一边跟我讲话。

“衣服这么少，书却装这么多，不重才怪，还真是个傻子。”她把小件内衣背心之类的衣服叠起来放进衣橱上面的横格上，大件外套之类的衣服挂起来放在衣橱下面。

我顺势躺到床上，闭着眼睛，一边用手揉着太阳穴一边说：“我总是这样，换一个地方就会丢掉很多衣服。”

萧景熙整理完衣服也坐到床上，从窗台上拿下来两个粉红色的心形小灯，然后把我拉起来，她说：“你看你看，好看不好看，我特意为了你买的。”她把小灯放在床上又接着说，“我还买了很多好看的小蜡烛，等会儿我们把它们摆放在房间里，然后全部点亮，好不好？”

我拿起来一个小灯，从底座拧开开关，小灯发出好看的光。事实上我是个很懂浪漫的人，但是坐了那么久的车，现在完全是昏昏沉沉的状态，何况我还不知道萧景熙是不是真的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但是我知道，女人都喜欢这样。于是连忙说：“好看好看，比我都好看。好，有时间再点吧。”

“你能不能别那么自恋啊，真受不了你，就没见过你这么自恋的人。”萧景熙佯装生气地从我手里夺过那个小灯。

我起身把灯关了，然后又坐到萧景熙旁边。我从萧景熙手里拿过来那两个小灯全部拧开，房间里只剩下两个小灯发出的粉红色柔弱的光芒。我不由自主地感慨道：“蛮温馨的。”

萧景熙不知道是触景生情还是真的也觉得温馨，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说：“你以后不准欺负我。”

“好。”

“不准跟别的女孩眉来眼去的。”

“好。”

“你现在是我的。”

“好。”

“除了‘好’，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吧。”

“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我身体在你这儿，心偶尔开个小差；第二，我心在你这儿，身体偶尔开个小差，你会选哪个？”

“我一个都不选，你必须心跟身体都在我这儿，哪个也不能开小差。”

“哟，真霸道啊。”

我稍微坐离了一点萧景熙，然后扳着她的肩膀让两个人面对面。然后我盯着她的眼睛，萧景熙似乎有点害羞的样子，但是还是迎着我的目光。我凑近萧景熙，开始亲吻她。

.....

景熙趴在我身上，一边玩着我的胡茬一边说：“你在想什么呢？”

我点了一支烟，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接着说：“没什么，我在想小说的构思。”

“明天想吧，陪我说说话。”

“好吧，你说吧，我听着。”

“不，一个人说多没劲啊。你也要说，要不你说我听着。”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嗯。”

“有一天一只猪遇见了一头熊，于是猪便屁颠屁颠地跑到熊面前对它说：‘熊大哥，熊大哥，你猜我手里有几块糖？’熊很鄙夷地看了一眼猪，不屑地说：‘猜对了你会给我吃吗？’猪说：‘好啊，好啊，猜对了，五块都给你。’熊沉思了一下，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猪：‘两块。’”

“真好笑，哈哈，还有吗？”

“没有了，我就会讲这一个笑话。”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会讲很多。”

“为什么？”

“你是作家啊，作家不都是很会说的吗？”

“很会说的那是主持人，很会写的那才是作家。”

“有什么区别啊，不都一样么？”

“区别大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打电话跟发信息，有些话你可以发信息说出来，但是在电话里你就说不出来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

“现实中其实我不怎么说话。”

“是吗，那为什么你跟我说这么多？”

“废话，不跟你说你能乐意吗？再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啊。”

“哪儿不一样呢？”

我现在是极其后悔自己一时冲动没经过大脑就丢了这么一句话出来，只好硬着头皮说：“你是我老婆嘛，能跟别人比吗？有些话只能对你说啊，就同全世界只有你能叫我老公是一个道理。”

“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赶紧说：“睡觉吧，我很累了。明天陪你好不好？”

萧景熙亲了我一下，心满意足地说：“好吧。晚安，亲爱的。”

“晚安。”

梦想不再是一个梦想

我看着躺在自己怀里心满意足的萧景熙，转过身把烟掐灭在床头的烟灰缸里。初秋的天气不热不冷，床上铺得太厚实，加上刚才两人的一通折腾，我觉得有点热，于是把被子稍微拉开一点往上坐了坐，害怕吵醒萧景熙，动作尽量轻微。萧景熙皱了皱鼻子往我身上靠了靠。我俯身亲了亲她的鼻子，顺手关掉了那两个在黑暗中努力发光的小灯。

我又点燃了一支烟，对于香烟就像是一个人在外的那几年夜晚自慰似的，怎么都戒不掉。一想起那几年的生活，我就像女人回想起初恋一样，满怀感触。

那个时候我在厦门，有一天夜晚，我不知道为什么抽了整整一盒烟还是睡不着，于是神经质地从床上跳起来，十二点钟的时候迅速穿衣起床，跑到楼下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一堆啤酒，又咚咚地跑到楼顶。

那个夜晚是不寻常的夜晚。楼下大院里挂满龙眼的大树不停地往下掉果实，不寻常；一丝风都没有却也不热不寻常，一颗星星都没有月亮却又大又圆又亮，不寻常；我买的一堆放在地上的听装啤酒，不寻常；抽完的烟头扔到楼下还不灭，不寻常；我压着嗓子干

号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不寻常。后来我就在楼顶上睡着了，酒是没喝完，烟也没有抽完。醒来的时候异常头疼，并且从此落下病根，以至于在以后的很多个夜晚头总是莫名其妙地疼得厉害。阳光晃得眼睛睁不开，我就跑到房间，躺在地板上。我一直在寻找能让自己嚎啕大哭的方法，这也不寻常。但是那段时间想要大哭的我却一直没有成功。

我被一个疯狂的想法吸引住了，并且将想哭这件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后来我就没完没了地做有关这个想法的梦。我梦见自己站在领奖台上，我的作品畅销海内外，并且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我还梦见城市里到处都是我的海报，那些曾经跟我要好的或者曾经鄙夷我的人见了我都是客客气气地叫我林作家。

我后来不再做梦，我始终觉得那不是梦。那是上帝给我的梦境，只要我愿意付诸努力，这些都会实现。于是我买来笔，买来稿纸，开始绞尽脑汁地写文章。这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因为在我为了这个梦正全力以赴的时候，我忽略了自己现在只身在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这个事实。我已经辞掉了工厂里的工作，身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但是那段时间我仿佛走火入魔了似的，我觉得自己必须把这个梦实现，并且迫不及待。于是我开始绞尽脑汁地寻找出路，但是这种想法又阻碍了我实现梦想的脚步以及进度。这让我万分沮丧。

万般无奈之下，我打通了家里的电话。我记得我是十八岁那一年的正月初三出来的，现在我已经二十一岁的帅气小伙子了。我记得我走的那天，一大群人在外婆家里吃团圆饭。大家推杯换盏，兴致高昂。我坐在中间思绪万千。一桌子美味佳肴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看着四周，爸爸跟舅舅以及两个姨夫正在划拳喝酒的兴